



是谁在戏弄公众智力？

在一般的造假案中，造假者总会在比较重要的情节上下些功夫，让它们看上去符合常识，不被看穿。但有人却敢大胆在浅显的水平造假，公然藐视世人的智力。比如邱少云被火灼烧长达 30 分钟，在那种痛苦下人的肢体怎么可能一动不动？而且邱少云随身的武器为何没有爆炸？还有雷锋艰苦朴素却拥有高价手表，做好事不留名却留照片。下面我们来看看雷锋捡粪支援人民公社的“事迹”。

在《雷锋全集》中写到雷锋光是入伍之后就有两次“春节捡粪”：1960 年“初一初二这两天我一共捡大粪 600 来斤。”第二年，1961 年 2 月 15 日，雷锋记述道：“今天是古历大年初一……大约拣了 300 来斤粪。”两天后的 2 月 17 日，雷锋在日记中又写道：“今天是春节假期的第四天……我还是去多积点肥……因小孩在屋前屋后拉了很多大粪，看起来脏得很，我去把大粪捡起来……既搞了卫生又积了肥。我推着手推车，拿着铁锹和粪筐，走到了望花区北后屯，看见了工人住宅的屋前屋后有很多一小堆一小堆的粪便，我便立刻捡了起来。……到了下午 2 点钟，我捡了满满一车粪，送给了望花区工农人民公社。他们都很受感动。……”雷锋自述这两次“春节捡粪”共计四天，看来日均产量 300 斤。第一次“春节捡粪”应该发生在新兵团受训的营口市。第二次发生在抚顺市望花区。如果这两次“春节捡粪”事迹属实，则在这两年的春节期间，雷锋驻地附近地区要分别提供 600 斤左右散落于房前屋后的人粪便。这样的任务毫无疑问会使两地居民度过历史上最肮脏的春节。但那是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雷锋们发扬着时代精神，有大粪要捡，没有大粪创造大粪也要捡。但事实证明它经不起起码常识的检验。雷锋说“小孩在屋前屋后拉了很多大粪”，那么得需要多少孩子冒着严寒在屋外排便，才能让他“捡了满满一车粪”？要成全雷锋一个人捡粪做好事，家长们就舍得孩子挨冻吗？

右边这张雷锋捡大粪的照片恰恰是弄虚作假的证据。在照片里，我们看到雷锋所“捡”的粪除了顶上正从粪筐里倾倒出来的几块“招牌”粪便具有人粪形状外，下面的整整一堆都是夹杂草茎的骡马粪便，而只有马厩里才会这些东西。

其实雷锋做好事，本是他人性一面善良的表现。但中共却把雷锋宣传成“高大全”、注入了造假的党性成为政治工具，让人们“学习雷锋好榜样”，目的是“忠于革命忠于党”。

也许有人说那些都是阶级斗争时期的陈年旧事了，但是中共造假、专制的本质从来没有变，它依旧无视公众的智力造假，被称为世纪谎言的“天安自焚伪案”就是一例。自焚者王进东浑身都烧黑了，但头发却好好的，两腿间的塑料瓶也完好无损（右下图）；刘思影切开了气管还能讲话（右上图）；如果自焚是突发事件怎么会有警察及时拿来灭火器、灭火毯？还有摄像师及时到位的摄像？是自焚，还是中共为了栽赃法轮功的闹剧，相信聪明的您早就看明了真相。◇



雷锋捡粪支援人民公社



刘思影 12岁

明 慧 週 報

● 鞍山版 ●

第 36 期 2008 年 12 月 20 日



奥克兰假日游行 法轮功受欢迎

十二月六日，近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中心举行的第九届假日大游行。天国乐团成员身穿中国古装汉服，成为游行中最引人瞩目的队伍，当“法轮大法好”、“送宝”、“法鼓法号震十方”和“普世欢腾”等乐曲奏响时，沿途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游行主委帕维尔表示，今天的观众人数超过十万，打破了以往的记录。他说：“法轮功的乐团表演出色，非常优秀。”游行实况录像将通过北美各地的公共电视台重播一百次，法轮大法的美好将会带给更多的观众。◇



中国人权国际会议召开 法轮功受关注

十二月二日，零八年中国人权国际会议在欧洲议会总部召开。会议主题是评估奥运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向联合国提供报告以审查中共的人权迫害。法轮功议题在会议上倍受关注。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代表伊夫先生在发言中说，近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至少八千零三十七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非法抓捕。他呼吁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敦促中共允许国际独立调查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表示，当前中国最大的迫害是针对信仰团体，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一种群体灭绝的行径，国际法庭应该对此立案。目前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已经要求中共允许独立调查团介入，调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并将凶手绳之以法。◇

曝光 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等恶人

杨力,男,50 多岁,原鞍山市铁西分局局长,现任鞍山公安局长,兼鞍山市副市长。数年前调至本溪市当公安局长,其在本溪市当值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最近,其又从本溪调回鞍山当公安局长,从其调回开始,疯狂迫害鞍山法轮功学员,恶人采用不同方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从外地调集所谓监控能手,在本市抽调人力,都是罪大恶极之徒,形成所谓鞍山法轮功处理团伙,采用监控、跟踪、窃听形式,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裂、妻离子散。

康凯,男,三十多岁,辽宁省鞍山市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元凶,“六一零”、国保大队队长,现任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队长。自九九年“七二零”以来此人在本市利用各种手段搜集法轮功学员情报上报,参与蹲坑、绑架、抄家、殴打致死、勒索财物、非法教养等,罪行在鞍山位居第

一,多次勒索法轮功学员财物。几乎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他的迫害,手段卑鄙残忍,曾参与杀害法轮功学员袁忠宇、寇晓萍、张莉。一人做恶殃及双亲,母亲患白血病已死亡,父亲患癌症。最近,康凯又组织恶警妄图迫害法轮功学员。

据了解往千山去的路上玉佛院到遂道口之间有一处曾经是安全局秘密处所,现在恶人康凯组织一伙人在此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

在这里,奉劝杨力等:不要再为中共恶党充当打手,明知故犯对法轮功学员行恶。天灭中共在即,无论是为了儿女,还是为了自己,以至亲朋好友着想,赶快停手!悬崖勒马,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失去了生命的永远。看到越来越多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法轮功学员的心情都很沉重。真心希望仍在参与迫害者能够正视自己的危险处境,停止行恶,将功补过,赎回自己的未来。◇

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交谈中,常听到无神论的国人一句颇具中国特色的经典“名句”:**“我什么都不信,就信我自己。”**言下之意是,他这个人很有主见,他能主宰自己。言者豪气十足,关键在于讲这话的人真的明白什么是“就信我自己”的内涵吗?什么是“自己”,哪个是你真正的“自己”,这些基本的概念未必被很多人思考过。

人实际信的不是自己,是观念

为什么有人“杀人”被判刑死后又后悔万分,若真给他重来一次,可能就不会去选择“杀人”了,可见那时的“自己”并非之后的“自己”,至少对“杀人”之事的理解不同。人类没有后悔药,但是后悔的事天天发生。可见那些“自己”是不稳定的、漂浮的、变化的,有时是不负责任的。其实,也没法怪这个“自己”,实质上这个所谓的“自己”不是真的“自己”,是被各种观念包围着、左右着,而观念是成长过程中被教育、培养成的。说来说去,中国人的“什么都不信,就信我自己”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观念在骗自己,而依附在中共无神论的思维之下尤为可怕,它实实在在地阻碍着人碰到那个真正的“自己”。

国人的观念来自于无神论的变异政治生态

国人中,很多人都被中共迫害过,也在骂中共腐败,甚至激烈地反对中共独裁专制,在他们的观念中是有对中共否定的各种成份。但是很多人却根深蒂固地保留了党文化洗脑中最根本的观念:“无神论”。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寻回那个真的“自己”,却又必须面对中共花样翻新的各种宣传手段,无奈选择保护性地“信自己”,实际是信了自己的观念,而可悲的是,这个观念却是几十年来在中共党文化中的一套变异统治中积累的生活经验,被这样的观念主宰,是中共害人的另一种悲剧。

比如,有人因为共产主义幻想的破灭,生出对中共过去“造神”的政治运动的极端反感,这样的人虽然对共产党不满,却会对人间出现的正常的虔诚信仰瞧不起,认为是搞盲目崇拜;对人发自内心地对下世度人圣者的尊敬,会用中国人当年被政治欺骗而崇拜毛像去类比;对人间发

就信我自己”之谬

生的天意警示、各类神迹现象则不相信、不思考,异常麻木。他们会以“过来人”的诚恳态度,告诉你不要迷信、不要过激、不要受欺骗,表现出共产教育的特征是对信仰的不理解与不尊重。其实,恰恰是中共长期运作的非正常人类的政治生态带给这些国人的心灵创伤,借由没能摆脱的“无神论”的束缚,而不得不活在党文化的思维意识之中,不能自醒,使得党文化继续在身体里发酵滋养,却不自知。

“你们的师父到底是不是神?”

有一次,一位如此思维的老学者对法轮功学员严肃地指问:“告诉我,你们的师父到底是不是神?”

该法轮功学员平静地反问道:“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能先告诉我,你关于神的定义是什么?”

老者顿时语塞。国人中很多无神论者都会对有神信仰的群体予以党文化思维的挑战,但往往自己连基本的“神”定义都没有琢磨过,却喜欢作毫无意义的“人”与“神”的鉴定。

法轮功学员表达他个人对神的理解:不是说在人间会飞,不吃不喝就是“神”。瑜伽有飞行术,有人会辟谷不吃不喝,这都是“术”而不是“神”。人是神造的,人与神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人是看不到神的。但神真要以人身下世行在人间,最大特征是能无条件地善化人心。

众所周知,法轮功在 1992 年传出后,无数人群在修炼后身心受益,道德升华,自愿追随宇宙真理大道,99 年至今面对最残酷的打压,仍不放弃“真善忍”的生命实践。可见《转法轮》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书,不是普普通通的人间说教。尤其是在人心道德下滑、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的无神论社会能够促成如此大范围的善化人心的神举,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之事。

显然,在这样的历程中,法轮功学员对他们师父的尊敬是发自于返本归真的“自己”的真实内心,与国人经历的无神论的政治闹剧而被党文化观念左右的那个“自己”的表忠心根本不是一回事,犹如天地之别,也不是一个层面的话题。(文/任百鸣)◇